

■ 古调

## 回乡二题

□ 严平

### 小城印象

人在景中心如花，  
满城春色目不暇。  
唱游廊桥通西海，  
湖光绿岛山水画。  
心入桃源人入胜，  
地灵人杰传佳话。  
家乡赶上好时代，  
生态家园百姓夸。

### 中秋之夜

晴空无云月更明，  
灯火飞花玉兔惊。  
欢歌笑语心潮涌，  
今朝一夕乐盈盈。  
银汉宏观万般细，  
红尘彻悟百虑清。  
引力无穷心至敬，  
天地人间一家亲。

■ 见闻

## 小城遇见

□ 卢其坤

这几年外出时间比较多，每回家一次总感觉家乡的变化太大太快，新城高楼林立，道路纵横交错，有点找不着北了。这次下决心多住些时日，好好体验真正退休的自由和宽松。我们办了老年卡，乘公交很方便，公交线路不多，1、2、3路车可以逛遍老城区每一个角落。虽然回来只有三个月，可遇到的一些人和事，却让我们对“最美小城”刮目相看。

每当我们踏上公交车，有时座位已满员，但还不算拥挤，总有人客气执意给我们让座，弄得挺过意不去。一次一名妇女抱着小孩上车，就连连站起几个人纷纷让座，其中有学生，也有年过半百的老年人。望着车厢温暖的场景，使人如沐春风。在交通拥挤的大都市这些可并不多见。

一天傍晚散步，来到沙田桥头，正要过马路去联盛购物，红灯亮起，闪烁秒次在“76”字上，我们只好停下，站在人行横道线那耐心等待。此时车辆稀疏，行人不多，有爷孙二人和我们一起等红灯。爷爷有点着急，脚已踏上水泥路面，随时准备通过。小孙子把爷爷拉上来，并说：“爷爷，老师讲要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红灯，你这样不安全。”我侧目望去这位小朋友大约五、六岁，应该上幼儿园，马上说：“小朋友，你说的对，做得真好。”他立即回答：“谢谢奶奶！”绿灯亮起，我们愉快地通过了人行横道线。

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去年的一个清晨，大约六点半分左右，我和刘丽霞老师去参加桥中桥教育基金会老协组织的柔力球集训，刚走到古艾桥的中段，突然听见桥头有人大声喊叫，人声嘈杂，听不清楚。我们意识到出了什么事，加快脚步，一边往桥下观望，只见有一男子光着膀子跳入湖中，正奋力向水深处游去，随即托着一个人艰难地划往湖岸，岸边有好几个人拿着绳子，而木条在接应这位救人的男子，大家推的推，拉的拉，好不容易才将那人

赞曰：  
山水武宁开新篇，最美小城誉满天。  
鱼跃龙门归大海，艾地风骚史无前。

■ 心情

这次慕名求医，实在是无助之举。人们都说“人生难得老来瘦”，可先生的清瘦非平常人之样，真个是鸠形鹄面，骨瘦如柴，由此先生忧虑重重，更添病容。我是求佛求道，用尽心思，终不见多少好转，思虑再三还是求医为好。进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，发现这类病人太多了，而且以青年为多，我们这病室三个病人，两武大学生，病房隔壁的隔壁还收进了一个就读于武汉大学研究生的女黑人，由此可见现代人的精神压力。

闽人做笋，武宁始有闽笋之称；浙人种菇，山里最早使用真菌。曰花菇、曰冬菇、曰香蕈，出朽木而生神奇；形之巧、味之美、汤之鲜，烹佳肴皆入席中。古之香菌，野生山谷；大雪纷飞，香滑绝伦。其形如笠，能吸雾霭；其钉似伞，傲雪经风。

原始香菇，惟深山至阴处有生；人工培植，则伐木因三载待丰。枫树断筒为佳木，砍倒仆地斧凿痕；每经立春地气发，雷雨震动出菇丁。采摘穿挂与竹蔑，焙

## 香菇赋

□ 李飞亮

千习惯于炭烘。

药用价值，大益胃气；清热解暑，降压提神。清香四溢，胜于灵丹妙药；产奶补元，功效神乎其神。素食之王，三教九流崇尚佳肴；药中珍品，五湖四海互相引用。抗衰老、强免疫，膳食结构改善；蛋白质、氨基酸，微量元素助功。药食同源，可谓妙不可言；炖炒二烹，谁言不是极品！

且看制菇新一代，入驻家乡在北屏。科学种植，推动行业进步；生物技术，培育技艺超群。段

木袋料均培植，野外室内都可。行。山乡亦菇乡，当旺东西南北；产业即创业，扶助山库边穷。夏家宕北屏新秀，精心营造，富民强村；环山路玉带盘空，长虹卧波，异彩纷呈。

噫吁兮，小蘑菇，大产业，聚合合力，兴乡村。摆香菇宴，上谷烧酒，邀约文朋诗友，悉来登山赐诗一篇、作文一章，赋歌一曲，方不负唐宋之后，一千年明月之苦待也！



北屏山采风 成馨新摄

西海

陈世旭 题

■ 风铃

## 北屏山上采蘑菇

□ 罗英

静谧的北屏山腰，座落着一排排钢架大棚。正前方竖着一块牌子。静静地待在大路旁，看起来并不十分显眼。前行的车停了下来，我们北屏山之行的第一站到达了：山上佬香菇基地。

香菇，一种鲜美的食材，吃着非常美味。它是怎么长出来的？你们知道吗？确实在此之前我也不太了解。我们一行人由香菇基地负责人夏先生带着走进了香菇棚内，虽说外面看着不起眼，里面却大有乾坤。香菇是食材，可棚内竟全不像种菜的行头，更像是进入了一个大型超市一般，一排排的“货架”上横放着一条又一条长长的木屑棒，再定睛一瞧：“哎呀！这不是蘑菇嘛。确切一些，这就是香菇呀！只见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有的冒出了头，有的撑开了伞，还有的呢，开出了“花”。看着就觉着十分喜人。接下来就开始采香菇了，刚一接到篮子，就被夏先生他们带着去摘花菇。“花菇又是个啥？”我暗自嘀咕，“这一天尽涨知识了，嘿嘿。”我们从第一排“货架”过道向里走了十来米，看那一袋袋长长的木棒屑上开出好些香菇，他们边摘边向我们介绍：“这种就是花菇，你看它伞盖上开出一道道裂痕，像刀刻一般，这说明它的品质很高，口味也更好，也更鲜甜，销量也是最好的。”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我立刻来了学习的兴致：“那没开花的是？”“没开花的呀！就是草菇了，草菇的营养也挺不错。”“它们不都从这一条木屑棒里长出来的吗？”“哈哈，这个叫菌棒！花菇，草菇都是从这一条菌棒里长出来的，但是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差异，长出的香菇种类也就不同了。”夏先生微笑着说

道。“这真是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呀！”谈笑之间，手中的篮子里已采满了花菇。

马不停蹄，我们赶紧上车赶往夏宕村的村口，几株百年枫树站在路旁，守望着这个宁静的村庄。往里点是个休息平台，上面铺满了水泥，还有些休息的石板。地方虽不大，却是个拉家常的好去处，特别适合这暖暖冬天的午后。不远处就是一座小小的拱桥，桥下流水已经干涸了，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它绝美的景致，不留下几张照片可真说不过去。

边拍边休憩，要去往下一站了，这时候换车了，我们坐上了越野皮卡，我们要上北屏山顶了，说去看一个茶叶基地。我心里还纳闷呢：“为什么要换车呀！”

车子一发动，只过了几分钟，我心里就有答案了。刚上坡，山路还是有些蜿蜒，路两侧是满眼的红，甚好看。这红是枫的红，这红是老乡口中红叶柴的红，像一团团火，一簇簇花。点缀在青山之上，甚是秀丽。

车行至半山腰，车子就似一把利刀，直插向山顶。车中人则紧贴住了座椅背，人们的手都紧紧攥着安全带。这感觉就好像人和车都要翻下山似的，属实紧张。没过多久，车就开到了山顶。山顶上则完全是另一番奇景了。

远山都在眼皮底下，山谷中散落下一片片的小小村落。几树枯木孤零零的倚在绝壁之上。尽是苍凉辽阔之景。让人忍不住想要放声高歌！

探北屏：乐哉、悠哉、壮哉！

我的中学时期是在箬溪度过的，那时，正值文化大革命。书是不能好好读了，但还是要读下去，不管怎样，也要混个初中、高中文凭。

特殊的年代，派生出特殊的产物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是其中之一。城镇、乡村、工厂、矿山、机关、居民、学校都有。满山撒籽，遍地开花。

我有幸被选入校宣传队，这是一件很光鲜的事，为此，我也小乐了好几天。

乐归乐，就是什么都不会。第一次排练是表演唱“六老汉开会”，由郑老师指导。郑老师才艺双全，吹拉弹唱在学校首屈一指。他幽默，和蔼，严肃，认真，我们都很敬畏他。一开始，我木木的，傻傻的，伸出右手忘了左手，转一个圈后又不知道要回哪个位置，闹了不少笑话。好在我还有点悟性，几天之后，也就能得心应手了。

正式演出的那晚，我很紧张，第一次登台，又有那么多的观众，心里发怵，楞在台角。我是第一位置，我不出场其它队员也出不来，这时，郑老师过来一边提醒，一边鼓励，我终于踏上了人生登台表演的第一步。

头上扎着白毛巾，腰间也扎着白毛巾，手里一杆烟袋，鼻孔夹着两撇翘起的黑胡子，弓腰哈背，一步一摇头，三步一回首，一出场就引来台下一片笑声。十几岁的小毛孩扮演六、七十岁老汉的那种滑稽，本身就是一种乐呵。演完之后来到后台，取下胡子时发现一个个鼻子下一抹黑。原来那胡子是用麻绳搓细后用墨水染黑的，一遇水汽掉色了。忍俊不禁。

还有一个小话剧，叫《革命椰声》，说的是一个潜伏的特务搞破坏后企图逃跑，途中被敲梆巡逻的老贫农发现并发生搏斗，最后被赶到的民兵排长抓获。我演的是那特务，猛子稳重诚实，他扮演敲梆老贫农，宣传队长元昌高个英俊，民兵排长就是他了。那时演反派人物尽管往丑里扮，蓬头垢面，衣冠不正，慌慌张张，鬼鬼祟祟，像幽灵一样在舞台四个角游戈。边逃边躲边唱“老鼠爬竹蒿，越爬心越跳，边界在眼前，生死难预料”。刚一落音，就被猛子发现，他立刻敲梆报告，于是展开搏斗。搏斗中，我拿出暗藏的柴刀向猛子砍去，他一闪身，飞起一脚。本来那一脚是虚的，也不知怎地实实在地踢在我屁股上，我重重地趴在地上，柴刀也脱手了，我爬过去要捡起柴刀，这时，民兵排长元昌出场，一个箭步踩过来，应该是踩在柴刀上的，结果踩到我的手背。一出小戏，二个失误，我痛了三天。

舞蹈是宣传队的主打节目，那时的舞蹈有着很强的时代感，斗志昂扬，群情激奋，就是现在所说的“忠字舞”，代表作是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和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。其表现的力度、气势、亢奋是其它节目不可企的。除了两个拉二胡的和郑老师拉手风琴外，所有队员一齐上阵，十几个人，清一色的绿军装，只是那军装不是正宗的军人服装，是那种绿不甚绿，黄不甚黄绿中带有土黄的染色布裁制而成。一杆红旗开路，先在舞台倒腾一圈之后，其它队员一溜烟似地一个接一个进入舞台开始表演。昂首挺胸，步伐坚定，时而双手左右摆动，时而举过头顶，一个顿步，足可以将舞台踩出一个窟窿。几个简单的队形变换，最后弓步屈手握拳置于胸前，围着红旗手，目视前方，一个放大的集体亮相。

那时候，没有音响，凭两把二胡和一架手风琴很难形成气势，于是只能借助队员的唱力。与其说唱，倒不如说喊更为贴切。只要歌声能上去，也就不管在不在一个调上了。下到后台，一个气喘吁吁，有的队员嗓子都哑了。胖大海成了最常见的润喉必备药品。

当然，宣传队还有其它舞蹈：有柔情似水的“远飞的大雁”，有活泼轻松的“洗衣歌”，有明快欢乐的“车水忙”，有怒目横刀的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等等。还有三句半、对口词、相声、话剧以及其它节目。这些节目有的是上海知青教的，但大多是我们自己编排的。尽管还很幼稚、简单，我们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和快乐。有一年，我们代表箬溪公社出席县文艺调演，这是一种殊荣。

宣传队要经常下乡演出，有的地方还比较偏远，再远我们都十分高兴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喜欢一路走一路看，一路追一路赶，一路唱一路喊那种无忧无虑的忘乎所以，那种在无尽的空间放飞心情的感受。大山、田野、河流、农舍、水牛是那么的亲切和贴近。

有一年冬天，郑老师提出想带我们到周边的公社去宣传演出，当时，那高兴的劲头别提有多足。但是，他又怕我们体力吃不消，这个时候，学生的那种狂热和冲动表现的淋漓尽致，也不知是谁带头读了一句最高指示“下定决心，紧接着异口同声“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，这语录连续读了三遍。出发的那天，漫天大雪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冷。白天走路，晚上演出。我们的乐器和道具都不多，那些鼓、锣、钹、二胡，手风琴等乐器都分配到男队员负责，女队员只是负责自己的行李和道具。宣传队长元昌比较辛苦，他和另一个队员要抬着一盏大汽灯，乡下没有电，全靠汽灯照明。他还要打前站，协调落实演出场地，吃饭，还要安排好住宿的地方。我们常

## 曾经进过宣传队

□ 柯五平

跟他开玩笑，谁叫你是队长呢。我们途经中黄、金汤、罗坪、洞坪、杨洲、三洪等地，每个地方演一晚。这是我们走得最远，到得地方最多，出去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
有一次到东山大队一个叫南源的生产小队去演出，这是一个偏远的山沟沟，比较贫困。与到其它生产队一样，快临近的时候，我们把锣鼓敲起来，这时，生产队长首先来到村头，随后不少的男女老少寻声而来。他们之中有拄着拐杖的老者，有面带烟火色的妇女，有尚未放下裤腿的青壮年和流着鼻涕的儿童。他们聚在一起，没有任何仪式，没有掌声，也没有欢迎的口号，就站在那静静地等待我们从他们的身边走过，目送我们跟随生产队长进村。

那时吃饭是由生产队长指定几户家境比较好的人家分别接待二、三个宣传队员的。那天晚饭是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带着我和葵子来到他的家。这是一栋明三暗五的土砖老屋，屋顶盖的是半瓦一半杉树皮。他的母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站在大门口，见到我俩过来，马上招呼我们进去吃饭，又叫他把两个小孩带走。屋里没有什么陈设，一张吃饭的方桌，四条长凳，几件农具放在门的角落，但是非常干净整洁，一看就知道是一户勤劳人家。

菜已上桌，都是新鲜的蔬菜，另外还有一大碗鸡蛋皮汤。老人非要帮我们添第一碗饭，还表示欠意，说没有好东西招待。那是白花花的米饭，很香啊。我们请他们一同吃饭，老人说，你们还有事不能耽过，又指了指墙边下的鼎罐说，饭在那，吃了再添，吃饱啊。我俩狼吞虎咽，把饭吃了个精光。刚放下碗筷，只见小女孩端着碗进来，里面装的全是红薯。这一刻，我明白过来，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，自己却在将就。我当时不知是感动还是过意不去，出门的时候，脚有点沉。晚上演出，我从未有过的卖力，认真。

有的时候，一个不经意的动作，就是一个灾难的前兆。

郑老师为了丰富节目类型，写了一个相声，题目是“好”。那时还不知道逗哏、捧哏，都是甲和乙。我演甲，葵子演乙。这个节目也是郑老师指导的。内容大致是这样：甲、乙相逢，相互问候，而甲回答就是一个字“好”。于是，乙向甲提出不能说“好”字，如果说了就算输。而乙的每句话每一件事讲出来看似非说“好”不可，但是甲却很机智，很巧妙地用其它词取代了“好”的意思。如，俄语的“哈拉斯”，英语的“顾得”，新疆话的“亚克西”等等。当乙最后说一句“用最优异的成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报喜”时，甲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出“好”。这时，乙伸出小拇指对着甲，意思是：你输了。就是这个小小动作，被人无限放大，说是啊对领袖的极大不忠，是蔑视。祸从天降，郑老师差一点万劫不复。从那以后，郑老师离开了宣传队。

宣传队的那段时光，我跑遍了箬溪每个大队和部分生产队以及有些很偏远的地方，就是有些老箬溪人也不曾有我幸运。我体念了泉溪大山对峙，小溪清流的静谧，看到了新坪一望平川如大漠般的旷野，听说了龙腹是龙栖息之地的美丽传说，还在那东山山顶之上那棵硕大仰视苍穹的野生板栗树……箬溪真是一个好地方。